

看世界

# 老店

# 不想再见

潘卓然

迎,此后还在全国范围内多次获奖。几十年来,老店一直坚持手工制作,“荒城之月”也始终保持着同样的口感。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家有传承、有故事的老店,也没能挺过时代潮流的冲击,最终走上了末路。

在当今的日本,川口自由堂的悲剧已经重演过很多次。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最新发布的信息,2024年1月份至6月份,创立100年以上的日本老字号企业已经倒闭74家,远超去年同期的38家,创下2000年有该项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与食品相关的制造业破产数

目达22家;零售业以21家居首,包括超市、和服与布料零售店等。而且,即便是那些正在运营中的老店,也有不少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不得不依靠各种补贴和贷款“续命”。

老店究竟怎么了?

日本素以老店数多而闻名。目前,日本共拥有超过4万家老字号企业,每年约有2000家公司进入百年企业的行列。在全球范围内“历史最悠久企业”榜单上,前三甲均被日本包揽,分别是成立于公元578年的木结构建筑企业“金刚组”,同年成立的传授插花艺术的“池坊花道会”,以及成立于公元705年的温泉旅馆“庆云馆”。这些老店曾凭借工匠精神穿越了一轮又一轮经济周期,然而面对汹涌而来的人口结构变化、消费习惯转型、销售模式改变以及新兴企业的崛起,却备感力不从心,纷纷陷入经营困境。

传承是摆在老店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作为川口自由堂第四代店主,川口晃生已近耄耋之年。他在大学期间学习的专业是理学,但毕业后几经思量,还是决定以家族事业为重,转而学习甜品制作。两年后,28岁的川口晃生继任第四代店主。50年后的今天,继承人问题又一次摆在了他的面前。川口晃生坦言,这一回家里没有人接班了,必须得从外面找人。但是,别说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现在连招到足够的工人都很难。如今店里的十几名员工都已迈入高龄,“确实干不动了”。

位于日本前桥市千代田町的“小松屋陶器店”创立于1756年,生产的餐具和碗等陶器曾热销全国。几年前,第十一代店主关川佳寿子本想在父亲去世后就关闭店铺,但在众多老顾客的挽留和鼓励下勉强又坚持了几年。可如今,已年过六旬的她再也坚持不下去了。5月16日,“小松屋陶器店”正式闭店。

根据《日本中小企业白皮书》,目前日本老字号经营者的年龄大多在60岁至70岁。另据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的调查,在60岁以上的经营者中,超过50%的人计划将来

停业,其中因继承人不足导致的停业比例约占三成。

成本则是摆在老店面前的另一道难题。

最近几年,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局势日趋复杂以及疫情后供应链调整等因素影响,日本面临较大通胀压力,尤其是食品、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给企业带来了极大影响。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夏天出现的大米供应严重短缺现象。由于米价大涨且供应不足,全日本范围内掀起了“抢米潮”。

除了原材料价格上升外,工资成本上升也是老店之痛。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届又一届日本领导人都试图战胜通货紧缩。他们采取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创造“需求拉动型”通胀,即以工资上涨拉动需求,进而实现通胀。然而实践证明,这个策略并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导致了“成本推动型”通胀,不仅削弱了家庭实际购买力,也使企业不得不面对更加高昂的人力成本。

缺乏抗风险能力是导致老店消失的另一重要因素。

2020年,经营了100年的大阪火腿料理店“竹原屋”宣布关店。此前,关西旅游业火爆,这家店的生意很好。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境外游客量骤减,老店立刻陷入了现金流危机。

另有多家餐饮老店负责人表示,上班族消费习惯的改变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压力。有店主悲伤地表示,原本期待着疫情结束后,人们会回到店里就餐,没想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居家办公或自由办公模式固定下来,上班族似乎也习惯了自己做做饭,维持稳定客流越来越难了。

还有老店受困于少子化带来的销售压力。成立于1910年的“玉泽体育”是一家棒球用品销售公司。近年来,随着日本少子化情况越来越严重,热衷于棒球运动的年轻人口数量下降,整个市场规模不断萎缩,众多棒球品牌不得不集中到一小片红海中激烈厮杀。截至2022年8月份,公司利润已无法覆盖经营支出,2024年上半年申请破产。

翻看众多案例可以发现,但凡能成长为老店的企业对传统都有着超乎想象的执着。正是因为他们的工匠精神使得传统技艺乃至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很好地被传承下来。但也要承认,过于固守传统也让他们

在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逐渐落后,最终被淘汰。

2022年7月份,从1856年开始就在千叶县营业的老字号荞麦面店“岛彦本店”宣布倒闭。作为第六代传人,店主飯塚治氏每天从清晨5点便开始工作,切鱼片、制作汤汁、敲击荞麦壳……要花费11个小时才能将招牌荞麦面制作好。也因为这样,他的身体早在多年前就不堪重负了。

对客人来说,能吃到精心手工现制的荞麦面当然是一种享受,但对店主来说却是不可承受的负担。当然,在一众百年老店中,也不乏成功转型的案例,而这些案例的精髓无一不包含着创新精神。

多年前,小田岛春树从岳父岳母家接手了拥有100多年历史的餐馆“惠美屋食堂”。刚一接手,他便注意到,店里居然没有正规的记账系统,每笔账都是员工用计算器手工计算的。他决定摆脱这种老旧的做事方式,引入数字系统进行财务管理。针对食材浪费问题,小田岛春树认为,对老店来说,技艺可以老,但经营理念不能老,必须要精准预测需求,利用大数据备货。2015年,老店引入了需求预测系统,该系统以过往销售量为样本,能够根据节假日客流、天气等13项因素综合预测顾客数量,准确率高达95%。粗略测算,仅此一项举措就帮助该店减少了约八成大米浪费。如今,在这家老店里,没有收银台,顾客自助结账,后厨也安装了监测食材库存的重量传感器。统计显示,最近10年间,这家百年老店的销售额提升了7倍多。

应该说,恪守工匠精神既是对传统技艺的尊重,也是对消费者的尊重,这种坚守值得敬佩。但具体到企业,尤其是经营困难的老店,活下去才是硬道理。只有在坚持传统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找到老传统与新理念的平衡点,长长久久生存下去,才是对喜爱它的人们最好的回馈。

老店,不想说再见。



“对喜爱‘川口自由堂’的客人,我心里只有感谢。”闭店前夕,77岁的川口晃生站在自家店铺门前,向老主顾们一一告别,嘴里重复说着“真的谢谢你们”。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今年5月25日,经营了158年的日本和菓子店川口自由堂正式关店,这份从江户时代开始就陪伴着当地人的美味自此消失。

和菓子是一种日本的传统点心,制作原料主要包括小豆、糯米和糯米。1866年,川口自由堂在日本九州东北部的大分县竹田市创立,初代主打产品就是一款名叫“三笠野”的和菓子。1935年,第二代店主以作曲家滝廉太郎创作的曲目命名了自家新开发的产品“荒城之月”。这是一款有着浓郁香气的“淡雪羹包”,一经推出就广受欢

## 印象

# 通往历史的塔什干地铁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意为“石头城”。它建在奇尔奇克河肥沃的山谷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不过,如今人们看到的城市是经历1966年大地震后重建的。

漫步街头,高层的公寓和偌大的公园随处可见,齐整与现代往往是游客的最初印象。但若步入地下空间,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作为中亚第一个地铁系统,其地铁线路宛若历史的长廊,伴随列车穿梭往来的呼啸声,驶向悠远的过往。

1977年,塔什干第一条地铁线路正式开通。从建设伊始,设计师们就没有仅仅将其视作交通工具,而是当作地下艺术宫殿,通过拱形天花板、枝形吊灯、大理石、浮雕、壁画等元素向璀璨的历史文化表达后者的敬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旅行指南将塔什干地铁站描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前苏联风格地铁系统之一”,众多游客也将其列入去乌游玩的“必打卡清单”。

买一张印有二维码的热敏纸车票,便可在塔什干任意地铁站上下车,开启“穿梭历史”之旅。当前塔什干已开通4条运营线路,总长度约70公里,拥有50座车站。几乎每个站台都有独特的主题,并且往往与历史文化密不可分,尤其是最初建造的28个车站最令人流连忘返。

比如,在丝绸之路站,一幅幅壁

画和浮雕使乘客仿佛置身古老的商道,见证着塔什干昔日的辉煌,地铁的轰鸣声似乎与悠远的驼铃声重合在一起。独立广场站是塔什干最古老的地铁站,整个站台富丽堂皇,一整排旧式水晶吊灯悬挂其上,两旁是历经岁月洗礼的大理石雕刻石柱。阿利舍尔·纳瓦依车站以乌兹别克斯坦作家和艺术家纳瓦依的名字命名,站内拥有花卉图案装饰的拱顶及绿色浅浮雕,这些精致的浮雕耗时4年才完成,每幅都描绘了纳瓦依所著史诗《五诗集》中的场景。

常常被冠以“最美车站”名号的是宇航员站。整个地铁站以蓝色为基调,给乘客一种漫游太空的感觉。站内装饰着大量蓝色的陶瓷壁画,那是多位宇航员的超现实主义画像,其中包括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和第一位女宇航员捷列什科娃,以此向人类不断求索的精神致敬。这些肖像“漂浮”在蓝色和黑色的未来主义设计中,与宇航员离开地球大气层时看到的颜色相似,仅仅是站在站台上,就给人一种与太空先驱对话的感觉。

灯饰设计是塔什干地铁站的一大亮点。贝鲁尼站通过水晶吊灯装点出典雅的白色拱形空间;玛希纳索兹拉尔站柱子上的蓝水晶灯则如展开的天使翅膀;诺夫扎站天花板上六边形蜂窝状灯群与大理石雕花相得

益彰;乌兹别克斯坦站的灯饰则以棉花为造型,映射出棉花产业在整个国家中重要的经济地位。

还有一些车站通过设计装饰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站的门楣壁画以国徽为中心,环绕多彩色块,象征着团结;友谊站拱形天花板被漆成绿松石色,铝包的灯带状似彩虹,象征着光明的未来;和平站两侧壁画则用简单大胆的几何元素和温暖的色调呼应站名。

塔什干地铁不仅拥有华丽的外表,还拥有强大的内核。作为城市重要的交通工具,它承载着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使命,并伴随城市的扩张与更新不断扩建,目前已覆盖塔什干市区及周边地区,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地铁系统。它为数百万居民和游客提供了便捷的交通工具,年客运量约7000万人次。

当前,乌方正计划在塔什干附近新建“新塔什干”,并将新建的地铁交通系统与塔什干现有地区连接。这座川流不息的“地下博物馆”,正伴随着这个国家与城市的发展脉动,继续见证“石头城”的今天与明天。



近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德国重启核能发电是“合乎逻辑且理性的”。德国最大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呼吁重启核能,引起多方激辩。

德国去年正式关闭该国最后3座核电站。如今,重启核能又在德国成为热议话题。专家认为,德国虽然存在重启核能的可能性,但由于民意、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阻碍,至少近期难以实现。

德国国内的核能争议由来已久。自20世纪60年代德国首座商业核电站投入使用以来,该国反原子能运动就从未停歇,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更是激发了民众对核安全的担忧,也推动了以“环保、和平、反核”为政治原则的德国绿党的发展。

2002年,因出于对“安全问题”和“高放射性废物的最终储存问题”的相关考量,德国修订《原子能法》,决定逐步淘汰核能商业发电。但2010年,德国再次修订该法,将核能视为过渡到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技术,决定延长核电站使用寿命。

2011年3月发生的日本福岛核事故,加剧了德国民众对核事故导致严重后果的恐惧。当年5月,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德国将在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

# 德国会重启核能吗

成为世界首个彻底放弃核电的国家。格罗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德国重启核能发电是“合乎逻辑且理性的”。德国最大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呼吁重启核能,引起多方激辩。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决定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包括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和石油,同时俄罗斯也停止通过“北溪”天然气管道向德国供应天然气,德国能源价格飙升。为缓解能源危机,原定于2022年底关闭的最后3座核电站被允许继续运行至2023年4月才最终退出电网。

尽管格罗西认为德国重启核能发电是“合乎逻辑且理性的”,但就目前情况看,重启之路阻碍重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李超认为,虽然德国存在重启核能的可能性,但真正落地实施还有不少制约因素。德国民众“恐核”心理由来已久,逆转核政策并不容易得到大多数民众支持。

从经济层面的实际操作上看,尽管许多发电厂基本部件尚未拆除,重启核能在原则上存在可行性,但这一举措代价高昂,对财政困难的德国政府来说负担巨大。德国能源供应商莱茵集团和意昂集团出于盈利考量,拒绝了重启退役核电站方案。莱茵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库斯·克雷贝尔对媒体表示,重启核能计划在经济上不可行,“我认为一切都结束了,德国没有回头路”。

(据新华社电)

本版编辑 韩叙 杨啸林 美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gjb@jrbns.cn